

攻

媿

集

集

攻媿集卷一百九

宋

樓

鑰

撰

誌銘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爲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則家風可知明今爲慶元府周氏世爲鄞人居城中西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姊也仕

至朝散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
子曰鏐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兩娶王
氏翰林學士覲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強之女仕至中
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
族皆一時名公俱在姦黨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
南雄小郡賢士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淵亦有家聲仕
止右儒林郎娶俞氏君卽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
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于學如成人從濟南劉壽夫
游又學書于睢陽徐濟甫有楷法年纔十七而儒林下

世兄弟終鮮四姊一妹俱未行親黨爲之危慮君雅有
心計沈靜善謀旣訖葬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人
所難免喪之後一舉不遂卽棄舉子業一意世學繙經
閱史幾不釋卷以爲名第有命不可彊求不墜家聲足
矣建炎兵燬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
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甲于吾鄉奉累世丘壟隨力葺理
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旣亡從兄伯濟
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其友愛之
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

卷君恐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爲鈔版印造之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卽以櫬槨施貧人之喪所濟甚衆官道傾圯加以甃甃行者顛焉經理家務井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旣行及宗族之疎遠者恩意有差居閒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益以自適號得閒居士縱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爲君福壽未艾也明年是爲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熺慶元四年爲鄉貢進士次曰烜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彥次適鄉貢進士李

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壘垓圭垣堪埏女五人長適陳錕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通遠鄉銀山熺將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焉君素了達不以窮通死生累其心豫卜壽藏美槨之備已十餘年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舅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預焉余投閒一紀從容其間君少余一歲棊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爲親密後雖以憂患疾疢寢廢去冬西上君送于郊握手道別尚期餘生爲老伴侶聞君之訃盡傷殊甚熺來求銘義不得辭余有表妹之夫子建植于君爲疎族死無所歸君呼其

子某使葬于其先塋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松之勞是
尤可書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家在十洲堂有四休君承其流抱
才則優不伎不求無悔無尤家立身修晚益夷猶棊枰
觥籌里閭沉浮積善未酌如穡有秋我銘諸幽後人其
收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鑰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義諱珂善富樂施鄉
稱長者再娶王氏寔提舉廣東市舶勲之女兄太府卿

正己之姑也卿爲鑰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鑰生
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過其
家先妣吳國攜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偕老子孫滿前
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義之墓謂其持心廣
大與造物者合三子長諱侑字子列尤善幹蠱奉親有
稱仕爲修武郎建炎三年寇殘四明遊騎向奉川出財
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鑰嘗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
第四子諱充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最爲大父母鍾
愛昆弟旣衆家析而非舊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

白居易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爲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場屋聲聯翩科級詵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尉詞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效而士友固已期之從子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薦于鄉于是文風大振遂爲儒門鄉里歆艷其興未艾也君沖澹與物無競善處宗黨周旋彌縫無間言父母旣沒撫

弟妹畢昏嫁經理不遺餘力親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誨誘里中間有彊獷之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爲先不專事舉業諸子學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寢興視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書史自娛前言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無禮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必報況其有甚于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君所存矣間作歌詩平淡如其人閱名臣言行錄遇合意卽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慈

福宮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姑之子也六男子長卽元白次詵伯詒伯詞伯誠伯訓伯惜詒伯誠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張復袁邦傑張繹其婿也孫九人以稱以制以牧以豫以清以寧以生以似以翼孫女六人長適袁沂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孤葬君子鄞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來日見李氏昆仲奮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聞君旣亡家人始得

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且戒喪葬俱循古制無徇世俗有曰家中遺產惟有一經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子所欠惟一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繼以善子孫玉立或升于學或薦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衣冠方興所貴持久毋渝淳則用篤厥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

元應諱奔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于成誦鑰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攷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別後時見其筆畫愈工余旣投閒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旣列君之行實又以張忠甫所作乃祖志銘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爲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爲掇其大概而系以銘君諱雱季澤其字也温之永嘉人曾祖文

淵祖君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升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黔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援筆立就不爲艱深之辭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台州司戶參軍關陞從事郎淳熙十二年爲高郵軍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上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轉承議郎三年以

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
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塋之後山
二子有開有大孫四入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人君
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闡忠甫
名淳君之內兄君舉名博良又張氏壻龍圖鄭公伯熊
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
佛老巫覡之說必深排之既仕而知者益衆丹丘郡用
不足取于民者多居嘗受輸爲之搏額外之求宿蠹一
空五邑稱之朱公熹爲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故交

留詔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辦集稱祭酒李公
祥爲淮南提舉薦四人于朝籍記中書高郵教官預焉
錢公之望爲帥舊與君同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爲論
科買瓦甓薪葦洎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
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日危坐聽事
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乏增學糧以養士聞
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鍛鍊或至
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蠱者固不可赦誣人
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

僑復以委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其寬焉死之日巷哭相聞有攀號輻車不忍去者士夫挽章盈帙祭文率數十百言且祖與祠于老氏之宮平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與止之際衣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既亡其子行絞紵之制悉去世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早世撫育諸孤爲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于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而折之敏而善謀審度事宜往往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于川者僅止

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爲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讎之職必有補于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占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爲少幼而貞淳習之旣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爲一藝後世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旣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爲我家有原余亦素嗜間亦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意斯文字爲之正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于銘以資

幽墟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爲成都大家隆興初元
鑰忝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書价同登尚書
嘗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
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
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棘寺奉
使北歸上從班皆一見如故交貳卿引嫌出守當塗鑰
既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攜貳卿書以二親

銀青及夫人之銘爲委謝不敏至再三終不得辭謹撫
所示行述書而銘之銀青諱師說字德承曾祖宗象累
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故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
郎累贈太師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
累贈通議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固陵深知迭掌
翰苑繼爲丞轄樞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中而天
資沖淡惟專意于學自爲程度風雨不渝由伯父任補
承務郎銳情舉業兩占薦書高選父母旣鍾愛之公亦
不忍離膝下旣冠三請祠祿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爲

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使長喜興獄一道騷然州
邑爲之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
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己之學長爲斂容獄亦
寢息俄丁母碩人房氏憂父旣奉祠公亦不調龍圖服
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到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
寔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
鄉黨搢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爲稱首至是相
與嗟惜又不能自己也兩娶房氏贈通議文安郡夫人
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知敘州

南谿縣次紹彭由權戶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
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議郎新
知簡州楊思成孫五人景韓景脩俱終于將仕郎景琦
迪功郎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孫女三
人曾孫口人二子以郊恩累贈公銀青光祿大夫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于廣都縣龍華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
安夫人祔焉公旣蚤歿諸子尚幼公之學行俱不得顯

于世文安每舉公之遺烈以教之大略以爲公之遺書
爲文皆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繙閱沈潛反
覆隨疏坐右且爲某書夜爲某氏之文手抄成誦若布
衣初學之勤者喜與士友談易時誦家人正家之道以
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弦誦哦詩緝文一不以家
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
幼失所怙罔知其父崇公之詳其見于瀧岡阡表者皆
鄭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爲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

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乎銘曰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筦丞轄赫然華胄公居其間卓
稱孝秀天爵爲貴多文爲富學優入仕不渝素守出門
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
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于唐廣明中扈趨西狩因
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妣安人宇文氏
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

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羣兒中獨若成人少長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文氏世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銀青公師說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爲夫人夫人之姑姑也未幾卽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視龍圖次舍食飲之宜已而治閩內奉烝嘗一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悼亡之悲銀青爲潼川漕幕夫人年纔過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豐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不以事物自嬰內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

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兄如父夫人待長姒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于潼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葬無一不盡自後專意教子晝夜不息又舉銀青學行以爲法故諸子益自刻苦相繼預薦季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合州夫人領諸子留軍舍教愈力用愈儉歲入之餘悉儲以聽一毫不自私合州晚歲閒適夫人與其姒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沓供酒肴無倦色伯與姒皆敬歎之姒旣寡居相好益篤事無大小未嘗先可否至

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黨皆以爲不可及矧止中壽四女未行悲卹撫摩不啻己出俱使之得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親卽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宜人及見外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與舅皆稱汝孝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官戒飭尤備引雋不疑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之且俾廉勤首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騫寵祿爲急也肅愍公靖康奉使結約舉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

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爲係甫冠夫人卽遣詣行在所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書戒其盡力毋念我事旣昭明卹典優渥乃俾追喪略無嫌忌人尤以爲難平生動中準繩高見絕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語笑不妄發未嘗以所長自爲表襮矧人之急卹恐弗及故奩衣襦久而如新視世之紛華榮耀一無所累其中者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月甲子祔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悉在銀青誌中嗚呼夫人在家爲賢女旣嫁爲孝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

以爲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
彤管不作傳姆無教孰能閨門惟敬惟孝猗歟夫人謹
于三從事姒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繩孫子慶必
有餘川至雲委典刑如存是爲壺彝凡此婦道百世仰
之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旣在魁選
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
邦三年間多與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

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參議光遠宋貳車正卿在鑰亦偶
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
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按涕之餘爲序其平生而系
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蓋云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
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
邑有張文君隱居築室爲鄰而緱山僊人吹簫臺峙其
前真勝地也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爲名族曾祖惟表祖
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
偶篤意教子旣口授以尙書大義又力貧爲之擇師君

既升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至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子于學君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學徒數百人獨君首出王公器之曾以詩贈別襄借甚至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左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王公又以詩送行期待尤遠到官明銳任事不擇劇易郡政待戶曹乃決有霹靂手之名秋稼加耗病民君以郡命蠲之人皆謹服校文三山士踰二萬杜君申有場屋聲又嘗名薦書文卷已遭摧剝君識于衆人中引義力爭竟寘舉首

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鑿裁之明時丞相王公淮檢正吳公龜年少卿鄭公伯熊同爲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移長谿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俊卿爲帥君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贊其長黃君藻和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餞揮涕而別海舟之隸于邑者數千艘君旣被檄總籍其自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之時造戰艦期會趣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號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諸費一金不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爲壽藏于側泣

曰尙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辦治聞催科不擾囹圄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無不爲輜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丘公密爲憲使率諸臺薦于朝及去官壺漿攀戀旗幟咽道相望不絕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爲守每稱爲老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遙望臥龍舊隱暇日相與登高弔古哦詩度曲不復以僚屬相遇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寄熟于綱目刻方爲園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

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期月卽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卻其請且勉留之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賞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翩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爲鄉曲所敬憚以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說每曰親亡而藉緇黃以薦何待之薄也死欲速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年不入土者不孝爲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焄蒿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泣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產以

昇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內以禮
法稱護墳塋如護頭目拜掃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
經紀有孤女則爲遣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飭厮僕亦
能以生事相戒有古樟蔭蔽甚廣自號樟坡居士晚又
築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賡酬者衆鑰亦預焉嘉定四
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萬氏皆
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寧德主簿衢州比校務調
邵武軍司法姿稟端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二
年亡矣次日纓孫四人伋僑俶皆業儒幼日宅孫女四

人伯適進士劉頤仲適國學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屠名
法定季適進士萬達女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
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寔附先塋君志也君敏而靜
貫穿百家不爲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淡而實
腴卽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畏其捷而服其工所至留心
風教勉厲後學長谿有隱君子林君維屏號榕臺先生
君屈致邑庠遇講書與其長率邑之寓公聽焉學者益
勵丞相梁文靖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
實啓之憂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銘深

衣大帶濟濟翼翼習俗益媿臨海官事整暇太守熊公
克遇視學則請君爲說春秋光化旣爲一新軍學至奉
化則又親見之銳意興作里士監南嶽廟汪君伋與其
弟份斥家財爲之倡衆亦競勸輸奐鼎新照映山川舉
梁之文落成之記皆鑰爲之自爾累舉得士爲多家素
貧孫安人初以出四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無一
丘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爲不堪晏如
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髮白更黑頽然爲鄉曲之望詩
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

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
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銘曰

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溫最盛二十七人我幸同升游
官海濱相與往來久而益親四十餘年如星向晨惟宋
與余壽踰八旬宋君忽焉而迹遽陳行義治政藹然弗
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哀懷易感勒銘翠珉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五子皆
鑰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鑰一歲自幼少追逐

晚益相親鑰投閒十三年時時步履相過山肴野蔌聽琴觀奕酒酣而歸甚適也憂患之餘旣掛衣冠期與兄樂此晚暮嚴召還朝重惜此別初謂可以復尋舊銘兄亦促使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遂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兄諱鉉字少及吾家世爲明之奉化人入城而著籍于鄞者至吾兄弟五世矣推而上之僅得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仕遽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曾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太傅祖

諱昇徽猷閣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文諱琚朝散郎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尤篤意教子叔子鉉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子鉅亦自太學晚爲歛丞兄幼子也天姿謹恪讀書之外竭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讓夷心計精密旣不及祿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爲用數十年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繡堂故基爲宅後旣不足以容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落成過者駭觀入其家濟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闢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內

地纔幾弓花卉果蔬手植以供小摘之需真隱士之廬也朝而誦經晝則假寢暮止三酌陶然自適一呼燭則不復飲食故絕少疾病性諒直語輒見肺肝親故有過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諒而服之奉丘壘及致祭謹甚一物一器必出親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款洽小酌亦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會扁其堂曰雙慶冬至元旦鄉校有序拜之禮兒必夙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渝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

不足以卒歲斤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爲鄉里善人以終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苦丙申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寧海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二子浹洽一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孫六人權柄校榴檜楮俱業儒柄出繼爲長兄主簿鉅之孫孫女一人長適方楷次許適舒樞外孫也餘尚幼將以五年八月丙申葬兄于通遠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欲從父兄于地下也兄雖出世家辛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輕棄物多可爲兩用若瑣瑣者先具美櫝壽藏雖一日二

日可爲者亦皆豫辦略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矣二子事親素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繼續舊堂幾不能保兄言之或至泣下決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故扁揭之未能也鑰旣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竊逾分上有憂責下困應酬每起伏波羨少游之嘆今日東望尤爲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錦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強兄之與我親如同氣期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喪不得歸尚銘諸幽以寫我悲鄉里善人又以考終咨爾後來尙振素

風

攻媿集卷一百九

攻媿集卷一百十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宋

樓

鑰

撰

徑山爲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臯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巾使齋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爲叢林一段盛事非

師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巖生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僧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巉巉有出塵之姿又六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性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有不善雖親暱亦絕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卽造護國請謁寂室光僅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子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麼曰卽今

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腳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能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誠非實師領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聲震江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什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貞淨老人若在見子亦當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旨曰侍者

大徹矣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
泉湧風駛聞者爲之錯愕踰年告別牛送以偈曰咄咄
臨濟宗行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典牛凡
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識之則欣然曰不虛生于
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滹請居第一座兼拂之初
衆已驚服嘗問訊圓圓俛眉不語師曰何其瞶圓曰
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峯存滹山祐之流而談天者謂子
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參學惟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
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立酒太羹非常流

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國清此菴景元方住護國
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元卽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
曾澤爲典牛焚香是爲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
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
藏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其
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東岡之麓
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出沒死生如適園觀此
言幾戶知之時節因緣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舉
衆曰請偈贊者如市隨叩卽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

宗惠問疾囑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之至酌茶尚饗爲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湯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說偈云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暉俄頃泊然而逝八月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子已出世者十二人度四十三人案此下原本空缺十餘字余非學佛者未嘗參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錄師行實求銘旣適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勁挺洞達無一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錄而系以銘

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絕楊岐積翠何有分別矯矯典牛付授親切涂毒一聲聞者腦裂雲居版聲風撼深雪徑山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舌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見時未甚省事已聞人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珏之名尤著且久大則宏智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珏和州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茹

輩世業儒而性樂空門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可遂依貞州定山貞如住持德雲十八進具長蘆祖照道和聲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爲侍者時真歇了公爲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麼境界歇豎起一拳師擬議歇揮之師卽領悟遂云將謂無人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主長蘆學徒益集至千七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爲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受深公室語契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歇居補陀巖道價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

天童視歇爲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挂牌領衆象山廷壽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陸公長民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士與師爲方外交遠來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爲部使者爲范公草疏禪門以爲美談師卽嗣真歇幾三年退處翠山依宗禪師待制仇公念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子雲趨寺爲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俱請住雪竇二十九年直閣張公偁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白名山實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益嚮之師容貌奇

龐度量恢偉喜愠不見于色終日頽然無所修綜亦未嘗振厲風采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人人于是尤以爲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師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師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旣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爲暮矣卽令集優婆塞衆人知其有異舉寺咸會師從容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旣歸丈室濯足就座整容跏趺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于南谷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

侍制張公劬昆弟與師爲中外親舍人孝祥又視公爲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三十餘人分領宗風而足菴智鑑爲最顯足菴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得足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休塔銘爲祝大休師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足菴之祝爲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旣曰休死又何求足菴之求爲銘諸幽

瑞巖石廳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道人日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生師父早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僧則韶落髮爲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于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方盛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卽見宏智反覆問答機應如響智遂留侍傍久之再歷江湖徧參石佛萬年閑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擎山話經月不契他日再往閑曰

似地擎山作麼生師掩耳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師直造前清舉拂曰識得這個參學事畢師曰拈卻這箇喚作什麼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也不識一衆駭嘆黃龍忠置界方槌拂于香案上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卽分座說法遂爲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爲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帥移書于智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

之既往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爲耶塔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出守四明命主報恩兵燹之餘前人相繼興造凡所未備者如鍾經二臺等處皆師所建軒敞宏大遂爲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滎陽郡王又起住瑞巖居山幾一周星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圓通傑閣輪奐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師于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以雪竇還之復居瑞巖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

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怡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山皆會以翌日遲明升座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師遺書喟曰恨不識此老卽以其座元如璧繼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八山之西徧風號上方于是立塔以葬寔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于余余非學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以儉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爲全人矣況是三
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
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古德自期變身如冰玉終老不
衰參主大利起居寢食無一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無
他嗜好自號石窻叟峭直骨體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
道者雖坐下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畧
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
辭輒遭呵咄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
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

卽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
土併逐之臨安淨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
避命郡爲巾免阜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欲訪師于山
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士爲
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嘗嘆曰自得
如深雲中片石石窻則空門中御史也緇流以爲名言
師行解甚高不爲夸詡以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說法卽
曰甘澍次年又旱定海宰延之師曰前此偶爾非吾力
也堅拒不受邑人固請卽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

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文稱其爲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立傑出確然自信末後一著照映今昔盛矣師機緣有三會錄瑞巖後錄壁立千仞不可挹酌叢林尤所尊敬讀者當自知之瑞巖古道場壁以師故出世卽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矣銘曰

此道本無二五派寔分別猗歟曹洞宗綿密更親切稽首芙蓉師壁立蹊徑絕邇來一再傳奇雛出丹穴石窻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益峻坐斷衲僧舌如識滋味人陷土炭石鐵鹹酸甘苦辛開口了無說何以傳不腐君其視茲碣表裏無纖瑕瑠璃含寶月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滁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爲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琅然母嘗與洗手瘍因曰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

之恩真歇禪師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苦
精進終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珙禪師領千七百衆爲首
座獨指師爲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口而侍真歇來四明
至補陀山遇羣盜蠹起避地之馬秦駭浪翻空舉舟驚
懼師坐篷外獨不沾濕真欲益異之會京城三藏道法
師講菩薩戒師受戒已背若負萬金然道曰汝真得上
乘戒之証也徐卽身輕真歇住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親
示誨終未超徹復回四明遊于象山縣之鄭行山乃海
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入亦多以驚異逃

歸師曰吾爲法忘形何懼耶乃卽山中盤石縛茅爲菴
地高無泉脉師禱曰吾辨道來此山神其惠吾泉因鋤
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
年也一日有巨蟒入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
師不顧而去夜聞菴後巖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
巨石飛墜越菴而立于門並菴大木皆爲之摧拉變怪
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爲動終不能害也明年正月
十四夜于深定中豁然開悟師自念云威音王以前無
師自証威音王以後無師自証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

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菴小無牀可臥若能
與食展菴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
叩師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瑩徹忽爾占鏡現前非
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不勞心力自照
也昔真歇嘗于室中舉問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
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
天蓋不及地載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謗他遂有頌云箇
鏡光流遍刹塵鑑照無碍體難分羣靈巨德皆稱妙凡
聖無非裏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欲航海

或指曰此鄭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環遶求偈時天
大風不可渡師謂篙人曰吾爲汝借風泊登舟俄頃而
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顏卽
不無如何是同風不間底人珙云井底蝦蟆吞卻月師
云賓主不立報化平吞珙云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
辭道恐涉唇吻珙云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借珙云
佛祖不奈爾何師禮拜遂令受具聞翠山宗白頭機鋒
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爲岳林行句擔二布囊隨得卽受
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云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

知有不勞者宗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何如師云觸處
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途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
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
師偕行荷負衆事會法堂新節且命師爲衆普說宗嘆
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
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
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瀟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
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寔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
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淳熙四

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范公移主報恩
十年遂歸西山爲終焉計十一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
爲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爲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
俗歸仰至是尤盛隨力葺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
止于寺之東庵太守林公枏稔聞道價命師再住不從
必欲識面旣見問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
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悔日以道具抄錄八月哉
生魄夜分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
哀慟言訖書偈趺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

嗟異四遠聞者奔赴盡哀于是相與建塔于山之左戊午奉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上流爲一山奇觀嘗爲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別以大休塔銘爲屬余旣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聞古德相與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惟師根器過絕人自誓不悟不爲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依真歇鄭行之居略無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

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若有靈真有飢則一與之食寒則一與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爲大千世界無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爲異解師爲之灌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樸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變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具大辯才浩博無碍爲人說法或自曉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淵默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毫

施利悉爲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廢刹積逋動數千緡
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球疾苦其應如響神祠
烹宰物命輒爲易以素饌有藏其鬚髮而得舍利者此
皆世俗所割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爲非此道之極致使
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旣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
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
人不以爲過也師生于淮南而化緣獨在四明屢易法
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足菴人以古佛稱之惟
師可以無媿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燈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幾
于神曜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實艱其承十有
一傳至師中興蛇虺之宅聞者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爲
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四衆歸仰廣爲津梁生于淮壖
緣在甬東名震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辯才無碍行
實堅苦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無媿銘以表之用詔
末世

瑞巖谷菴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瑞巖寺

先是參政錢公請爲墳院公既薨其孫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請敕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救命孤雲野鶴雖無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永嘉時與心聞賁禪師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傍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具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爲延譽而待智門一住七年寺以寢興嘗葺古

殿得瓦于脊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讖語六言中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強半爲瓦礫之場人以爲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旣而財力交施從容規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嘆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

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
了大事去遊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
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誤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
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
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卽造室中又問永
嘉大師卽今在什麼處師曰卽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
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復逐去次日再
入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
曰雋哉念母而歸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
個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問以拂子擊左師卽畫以
右手擊右師又畫于中以兩手托呈問以拂子當中畫
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辨苗裔今日得
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旣
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瑾唄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
淳會下皆一時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
且爲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
志聞風壁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

若未墜者尙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法席聚衆千
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之師孤高絕俗若不勝
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旣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
踏長靈之道光焉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爲施主說法
似感微疾旣歸趺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
悲緇白奔湊如哀所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瘞于居
禪師塔之右是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一度小師四
十嗣法者十餘人鑰贅倅丹丘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
未幾時而師以訃聞亟遣茗奠其徒以魏公真翰來俾

銘其塔且曰吾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
鑰不敏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輓峯高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夜溟滓
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菴若子一笑領
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斤郢稜稜鶴骨雙眸炯
古廟香爐無波井栗棘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
真隱神交錐脫穎聲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
再別幾何俄奠茗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岐孰知警
勿謂空言如縛影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爲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置佛殿
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焉余不及見
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尊重圓辨講師道琛永
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
非闍黎也道價最高大興此山繼以覺去予嘗銘其塔
月堂惠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
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寔家昌
國縣蓬萊鄉之响山母馬氏夢僧倚門乞食而娠生有

奇相甫八歲父母攜入寶印院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
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
凡兒每竊奇之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
駭嘆十四爲僧卽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
業夜則坐禪迴與衆異或以飮食物玩遊戲等試之一
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爲急衆目之曰詢獨
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居第一座驟加稱實親
炙數歲盡得其說欲徧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
法照老人當今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

貌温恭烈暑鑠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臥
不與羣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盡行矣法
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侍老師以不若
新進耶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數人俱至師前遽曰教
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
祖之大道壽量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
則見性成佛失之則殃墜無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
學方困算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而退或
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步于兩山者三

載圓辨方在延慶師曰百聞不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
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唱曰吾祖之道荆谿之後傳者
雖多不無小疵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
性惡之旨大闡圓頓之談論卽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
約佛約心寧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師于
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旣深涕泪俱下遂造丈室自列辨
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卽日挈包在弟子列自
爾左右逢源鋒不可觸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衆
欲捲堂負擔于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

曰維那之言然卽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亡爲廣嚴第一座偶擇主僧郡以十名寘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少爲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瀕華雲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羣盜劫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叱曰汝何爲者我法戒貪嗔癡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有命強取之物豈爲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實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寂滅爲樂汝若殺我早歸

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川之禪院又遷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法夜必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遶于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嘗夜出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旣歸螢忽來迎如繁星然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耶自爾每見之師不以語人然自以爲差適人意也移住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橫前峭壁對聳佛影岩也前輩聚徒之地吾

子其當之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講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一舉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法必窮蘊奧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塵縱辯夜靜堂深言詳理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每曰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爲貢院勢

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纔信宿府主見招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無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爲言也丞相魏文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以叩自得石窻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旣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

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
至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闊山高鶴長鳧短皆出自然
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
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節有省
嘆曰經綸之妙還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
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
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實見言
之何爲禪何爲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掛然後
龍菩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王大悅屢以金

繒爲齋施尋盡出衣盂建雨華堂等又募緣一新兩廡
至于臥不解衣講必更淨非入浴走廁袈裟未始去體
非赴齋啜粥連經不曾離念廚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
報作略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
照破中外井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
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
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
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
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

宗解一卷以救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
曰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六觀
經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祖塔之側
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相無所葬于蓬
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
閣郎中省菴陸公沅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
人今柏庭善月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卽路之
日緇素男女秉爐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觀者贊嘆
以爲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其徒請

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勤而察其
實行實諦爲可敬爲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直指教
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興教門鼎盛粵惟
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
說辯才無碍脫落窠臼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
孤老故躔柏庭之徒尙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丞相

皇帝卽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

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既至命
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覩殊勝遂召
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
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
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
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
世業儒重登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
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
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聞中名利多有道之士悉

往從之佛心纔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
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為足也
去之見懶菴需公為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大慧果公之
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
載璞撫之以為類己然以未識大慧為恨不憚重趼見
于衡之回鴈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
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為成就使異日為吾
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
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眾踰千數以為第一

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
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瓣香嗣大圓諸方以
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
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
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爲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
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
委金帛創爲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卅僧以
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闍
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
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
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
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
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
計有偈云三峯斂卻闕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
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
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
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
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

震又得如師者爲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爲帝子
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事之師仰可
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
江開元方有聲于時而遽卽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
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爲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
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旣沒乃始得百之一二
刊之余投老山林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
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
求銘于余爲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
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峯妙智傑出傳家風
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
首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
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爲最蘭若相望名德輩起予
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一代宗仰者往
往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

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
氣與之語愈叩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旣以隆
興癸未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鑰曰士之
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爲滕薛大夫矧釋氏事寂
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能使學佛者宗
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無一可議殆鮮有覺雲
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旣已敘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
系以銘師諱志連字文秀覺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
于明州鄞縣之龍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

竺乾法令從禮寂公慧云爲師肄業崇壽年十八受具
戒明智目爲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教義後從智湧
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爲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
先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
不及煖席而遷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爲
寶所圓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
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實難其人天童宏智禪師以師
爲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有不備施利山
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雲棟雪春傑然城隅望

之如崑閩間物非大勤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贊其新伽藍者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爲功德耳豈敢以此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爲法門罪人故雖所至興建而講學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風誠于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爲戒秘監姜公守四明爲師作真贊門人固請立石師終不以爲榮其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犯卽之則和易溫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疎也有達官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纏纏不倦驚曰師禪教並通師

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師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之丞相沈公來鎮以僧職處師師以老疾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受命謙退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私請雖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僧吏邀取無藝師爲立成規省十之九沙彌至于今德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之所存心大而不密

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得也
感疾旣革衆以葯進師曰十方無碍入一道出生死書
偈畢撫掌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
不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識耶
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丕等十有二
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卽以十二月二十有
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惟應酬
世所虔工與拙必一焉偉覺雲幾于全峻而通周而專
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
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定生慧無碍禪融一理逢其原
金而玉嶽而淵爲尊師豈偶然道旣成如蛻蟬嗟後人
視銘鏤

攻媿集

卷五

陸伯焜校

攻媿集卷一百十

